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13位ISBN编号：9787801739308

10位ISBN编号：7801739302

出版时间：2009年7月

出版单位：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季羨林

页数：31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内容概要

一代学术宗师季羨林先生，道德高尚，学问渊深，文章亦足以动人。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纪念珍藏版）》精选季老对读书、治学生涯，对平生师友的回忆文字，以及探讨做人处世之道的散文、随笔共计六十余篇，希望能反映先生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之一端。

季老谈读书，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以大学者而写作小文章，从中可见出一代学问家对学术的真减与崇敬，读者亦可从中体悟到文史学科的一般入门途径。

季老论人生，信笔拈来，娓娓道出，以近于期颐之历练与心态，平和面对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深于情，而不矫揉造作；明于理，而以平实朴素笔调发之，可给人以启迪与心灵的抚慰。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作者简介

季羨林（1911年～2000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

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

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篇放后任原职。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1978年后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羨林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古代佛教历史、中亚古代语文、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敦煌学等。

在翻译和散文创作上也有相当的成就。

其代表作有24卷本《季羨林文集》。

主持编纂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书籍目录

序：“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第一部分 读书我的读书经历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我的一本“学习簿”学外语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吐火罗文的学习博士论文在德国读书10年重返哥廷根我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和外国文学我的图书馆我和北大图书馆我的书斋我和书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我最喜爱的书丢书之痛我的第一位老师我看西谛先生读书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念冯芝生（友兰）先生我为什么喜欢读序跋我读《五卷书》读《罗摩衍那》译《家庭中的泰戈尔》读《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读《清代海外竹枝词》《德语动词名词形容词与介词固定搭配用法词典》序《瑜伽师地论·声闻地》梵文原文影印本小引《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新版序《中国翻译词典》序《东方文化集成》总序《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序《赵元任全集》序《薄伽梵歌》汉译本序《世界十大史诗画库》序《印度寓言》自序第二部分 做人做人与处世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走运与倒霉牵就与适应谦虚与虚伪容忍成功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谈孝隔膜毁誉论压力谈礼貌论恐惧论朋友漫谈伦理道德漫谈撒谎三思而行慈善是道德的积累一寸光阴不可轻长寿之道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章节摘录

我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

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

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

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

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

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

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终于立定了脚跟。

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

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

以后接着上小学。

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骤”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

三年高小，平平常常。

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

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

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

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

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

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

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

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却是肯定无疑的。

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

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

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

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

”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

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

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

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

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

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

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

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

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

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

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

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

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

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

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

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

《红楼梦》我最不喜欢。

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

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

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

他提倡读经。

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

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

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

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崐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

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

他对我的影响极大。

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

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

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

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

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

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

这当然更出我意料。

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

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

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

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

也并没有。

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

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前两位是我的业师。

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

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

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

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

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

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

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

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

我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

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

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三一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

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

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

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

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

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

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

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

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

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

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

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

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

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

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

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

我的学士论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还有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

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

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

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

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

我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

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

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

我只有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

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

我报名应考，被录取。

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

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

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

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

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

大概有四五年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

我怀念祖国和家庭。

“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

”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

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

一九四一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时期，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

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

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

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

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传给我。

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传》等。

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

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

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

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同学的还有比利时的W Couvreur博士，后来成了名教授。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先生苦学不倦，笔耕不辍，著作丰厚，学问深刻，用力甚勤，掘获甚广，实为人中麟凤。
先生待人真诚，行事正直，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尤为人之楷模。
先生的人品深为我所景仰。

——温家宝总理写给季羨林94岁诞辰的贺信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编辑推荐

季羨林生前最后一部授权作品，季老逝世前，亲笔在授权书上签名并钤印，《季羨林:读书与做人(纪念珍藏版)》有幸成为季老生前最后一部独家授权作品。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

我常常回忆九十多年的历程，感慨万端。

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成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据我个人的看法，人一死就是涅槃，不用你苦苦去追求。

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

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个及格的好人。

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

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

人类之所以能进步，靠的就是能读书又写书的本领。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

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

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

否则我只能说谎了。

我写的东诬，不会有套话、大话，至于真话是否全都讲了出来，那倒不敢说。

我只能保证，我讲的全是真话。

<<季羨林读书与做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